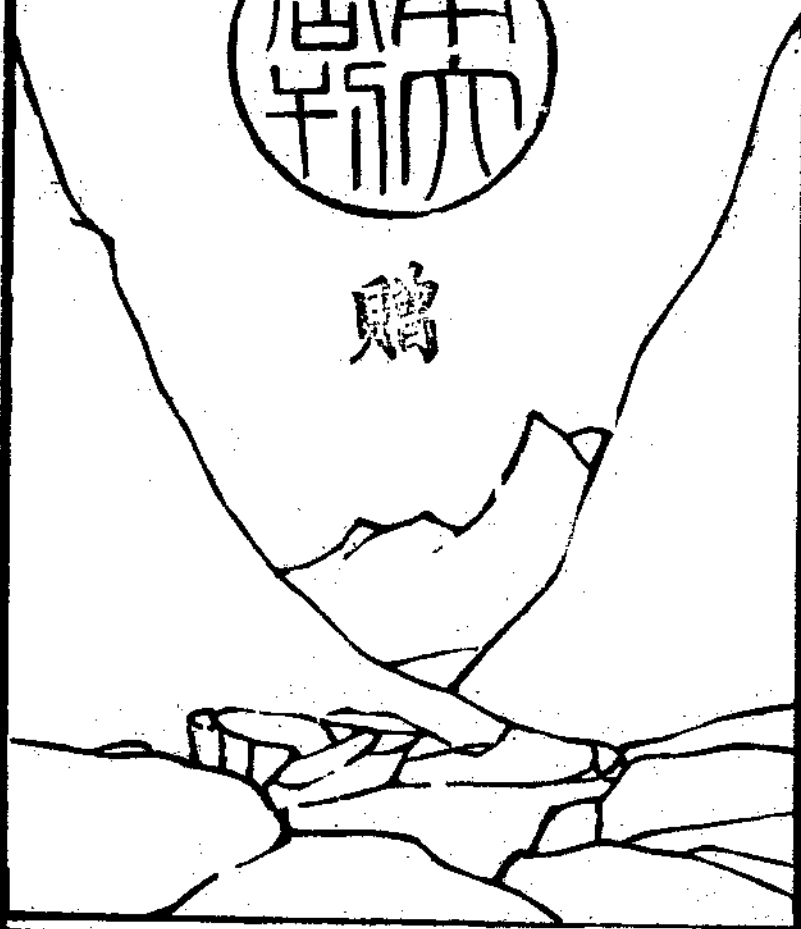


南開大學學生會出版股發行



贈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第二十三期要目

學生會與學校和學

生

逸

血管的分枝

陳同度

幾封遺失的信件

鐵

解約(小說)

巖

出版股啟事一

全人等懇蒙總務部推舉爲本屆出版股股員，自揣學府識淺，奚堪勝任？唯以事關我校全體，殊不欲有新推諉，致事延宕；是以全人等除竭盡棉薄，以謀本刊之發展外，不能不仰望

諸師長及校內外同學，有以文字上之幫助及各方面之指導。

出版股啟事二

本股雖有專人從事於收集校聞，惟私人探訪難免遺漏，因此仍望各課各學會將所有新聞，源源投交本股爲盼。

出版股啟事三

本刊每期集稿，在每禮拜一日，尙望各負責股員在禮拜一上午十二點前將稿件送交股長爲盼。

第二十三期目錄

關於本刊的幾句話

蕭

學生會與學校和學生

逸

愛與男女同學

舉

金錢爲甚麼是『萬能』

汝賢

血管的分枝

陳同度

兒童的本源(續)

金祖懋

產兒制限論

銘

海南之行(續)

宗文

南大週刊

一

南犬週刊

幾封遺失的信件

解約(小說)

暑中雜錄

詩

問答

一個辯正

校聞

二

鐵

巖

爛

海冷，爛，稼軒

倉

朱秉鏞

言 論

關於本刊的幾句話

肅

爲名忙？爲利忙？抑爲……忙？我實在找不出一個相當的答案；但是忙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並且不怕你每日去忙；而每日的事儘够你忙，就連飯也不吃，覺也不睡。你也不見得忙得了。因爲這個緣故，我實在疲乏了；現在且來忙裏偷閒，談談天罷！

當我讀了本刊二十一期裏慎君的編輯者言之後，心中豁然開朗，像有所領悟。就中有其間（指本刊）雖不無因文字之誤會，掀起微波；然薄霧拂拭，朝日仍曠，固無損乎週刊之毫末也。所以然

者何哉？精神之誠摯，播寫之實在故耳。」一段，尤令我撫脾稱善。因爲「誠摯」與「實在」二者，我也常認爲本刊的優點也。今慎君與我心心相印，我之痛快爲何如也？想同情的諸君也不難想像得到。

雖然……雖然，我對於「誠摯」這一個優點，更加覺得有「子子孫孫，永實用之」的價值。

「優點？後台喝采罷！」或許有人要這樣的懷疑。

但是我却以爲：只要真正是戲子自己唱出來的，縱是唱得不好，後台喝采，也不算是怎樣了不得的事，因爲他沒有自欺欺人的行爲。假如自己唱得不好，找些名角來幫腔，或是來配角，想藉此可以抬高身價，而後台又要來喝采，那可就難爲情了。

自然，我之所以口口聲聲稱優點，而不怕有「後台喝采」的嫌疑，也只是爲了本刊沒有自欺欺人的行爲罷了。但是怎樣見得沒有自欺欺人的行爲呢？且慢，讓我先有個假設；然後說個端詳。

假設：求名人作文，題簽贊，評……與求名人作序是同樣的命意，同樣的卑鄙。

好了，請聽下文分——

話說：古之學者，都是自己著書，自己作序。

如孔二先生之作序卦是其例也。自從胡廣王隆漢官篇詳話序起，於是相沿成風，以後學者著書，便都請求太上學者作序。意欲藉此身價十倍，「紙貴洛陽」甚至有劉勰字彥和其人者詭計百出，因其所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

，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探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因此文心雕龍（該書本身的價值是另一問題）名盛一時。雖然，天下事愈出愈新奇；光怪陸離，層出不窮。若今日之天下，不但是選舉於名流和太上學者；亦且「攀龍」於上官大人；更有懸百金，求題達者數言於卷首，藉可名馳海外，利市三倍者也，豈欺休哉！如甚麼大週刊，甚麼學報……不是登梁甚麼的著述，便載胡甚麼的著作，甚至刊行執政總長的祝詞，其命意之高上也，本刊所望塵莫及焉，能不羨然哉！

「不」一點也不。——我敢代表我多數同學這樣的回答。因爲本刊賦性傲慢（？），自發刊到現在，從沒有請過——也沒有想到過——名角來幫腔

或是來配角；在他人或以爲羞，在我們——至少是我個人——則反以爲榮；並且希望『子子孫孫，永實用之』。

其所以不羨慕的道理，簡單的說，就是我們不願有自欺欺人的行爲；詳細的說法，我也要請個名人，——可惜不是活的；並且他也不是爲了我這篇閒話而說的——來說清：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讒帶誣，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肅按今日只要求有名流之語，雖讒誣亦以爲榮），總不如不序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甌，覆釜而已。何以序爲！』 鄭燮自題。

南大週刊

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提 議

學生會學校與學生

逸

這一兩個月來，在我腦筋裏有四件事情，最使我發生興趣。第一就是摩洛哥和敘利亞的戰爭。第二就是關稅會議。另外兩件都是學校內的。一件是爲甚麼我們學校的學術團體，如同哲學會政治學會一天天的消滅；而娛樂團體如同西洋音樂會戲劇研究社，一天天的增加；一件是爲甚麼同學們對於功課和正當的學生活動的興趣，日趨減少，而看電影談愛情講究裝飾的一天一天的多；這四個問題雖然性質各不相同，然而因爲環境和自己興趣的關係，却都非常使我注意。所以股長先生要我限期交卷的

時候，我就連想到這四個問題。我對於前兩個問題的興趣雖然比後兩個更大，可是我決不敢輕易做這種文章。因爲國際上的事情，各種原因都非常複雜。我雖然很願意讀討論這種事情的文章，我却不願意到歷史上去抄幾個「一八四二」「一九〇〇」這種年號和到年鑑上去抄一兩段進出口貨表來做一篇「法帝國政策的危機」或者關稅自主又回來了」的文章。要是做後面兩個題目，我自己對於這種情形既然極不滿意，說出來的話人家又要說是謾罵。所以我實在不敢提筆。想來想去纔選到這個題目，明知道大多數同學對於這個題目沒有興趣，而我做這篇文章正是想使同學們對於這種問題多多注意。

學生會在一個學校裏，自然佔很重要的地位。因爲這種組織，不僅能替學生做好些事，能給

學生一個做事訓練的機會，而且還可以幫助學校的發展。我們的學生會到現在也不過祇有不到兩年的歷史，在這過去年的兩年中，我實在不敢恭維。歷屆的職員，說他們替學生會立了甚麼功德。不客氣一點說，我們的學生會實在到如今，根基還沒有立定。這實在也是因為過去這幾年，各種環境，不能給學生會以發展的機會。譬如去年鬧了一次風潮，今年上半年就沒有人願意做委員長，然而在這種表面原因之外，實在還有好些根本上的困難使學生會不能盡量發展。最重要的就有下面各項：

(一) 學生會章程規定之謬誤。雖然我們學生會的章程是由幾位很有經驗的同學起草，也許是因為時間太匆迫的關係，以致忽略了很重要的幾點，到現在處處防害會務的發展。當時通過章程的時候

也不會細密的考察一番。所以要想我們的學生會發展，修改程章是很要緊。而以下各條尤應特別注意：

(甲) 明定會費。經濟不充足，無論辦甚麼事都是非常困難。要使一種團體發達，必具兩項要點：第一必定要有能力的辦事人。第二必定要經濟充足。中國雖然富源極廣，可是不能強盛，就是因為缺乏有能力的政治家。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大帝國所以不能像現在大不列顛帝國的發展的，也是因為這個原故。六七世紀時候，羅馬帝國之所以衰弱，最大的原因，就是土地日瘠農產入不償出。經濟不充足，較之缺乏有能力的辦事，更為重要。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的學生會的章程並沒有規定會費。總務部有隨須要多寡酌量徵收的權柄。這

實在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會章不規定會費由總務部酌量徵收，不惟使總務部不好辦，同學們也就不大願意。有好些人在飯館吃飯的時候價一兩塊錢酒錢也不在乎，可是你要收他三四角錢學生會費他可不願意，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然而照會章說總務部既然有這種權力，他要每人收幾十元費用在理論上同學們也沒有話說。所以不明白規定會費是一件極易容發生困難的事情。美國各大學學生會的會費，有十餘元美金一年的。少的也是五六元。這在美國各大學章程上都規定的很明白。可憐我們的學生會一學期收三十個銅元，還不知要代表費多少力。我以為雖然我們的學生會不必每年收一二十元，但是每學期也應該每人收一塊錢。這一塊錢收去由學生會會計做出預算，如同總務部用費，補足游藝股

出版股用費每學期開游藝會及歡迎新同學等費（歡迎新同學事儘可不必由級長辦理）及其他各項用費。此項會費請學校在開學的時候代收。於是可以去今天收三十個銅元明日收兩毛錢的麻煩。會費既然有準，辦事自能便利。所以這一條應該修改。

（乙）職員任期應延長至一年 現在我們學生會的職員任期是一學期。因為時間太短以至有好些事不能做。新職員將將就任，過不了兩個月就要結束。在如此短促的時期內，也好些事不能着手辦理也不敢辦。照現在的章程，假定開學後第三學期各班代表選出，再空兩星期各股組織就序，已經過了五星期了。再減去大考兩週。若每學為十六週，那們祇有九個星期可以做事。要是辦事人都是從前不會幹過的，他們到兩個月的時候，將將事情可以合

手辦理的時候又要去職了。半年的任期，實在使好些應該做的事不行。所以應該延長到一年。

(丙) 每屆選舉應在每學年年終大考二星期以前三星期以內舉行。現在選舉是在每星期開學後三星期以前舉行。這種規定發生好些弊端：第一要是上屆的委員長或者股長已經離校，那們交代的的時候必致又發生好些妨礙。第二新選出的職員沒有長久的時候計劃他們所要做的事。要是改在每學年年終考試二星期以前三星期以內選出，則新職員可以有一個暑假長的時候計劃他們所應辦的事，而上屆職員也可以直接辦交代。

(丁) 代表應用比例法選出。學生會章程上規定是每班選出代表一人。其實有好些班沒有代表。去年文科二年級祇有兩個人，所以不選代表；而理科四

年級祇有三人却也有一個代表。今年的理三文三都沒有代表。這實在是非常不公平。我以為現在應該用比例代表制。凡每班有十二人者得選舉一代表。

以後每二十人加選代表一人。不滿十二人者，可以同別的不滿十二人的班合併起來總數超過十二人選代表一人。五人以下者無代表。這雖然不是絕對用比例方法定出來的，可是比現在這種又不比例又不羅輯的方法好多了。因為絕對的比例制是不行的。

這些都是現在學生會章程急於修改的地方。否則於學生會的發展，實大有妨礙。

(二) 缺乏同學的熱烈擁護和辦事人不能吸引同學愛護的心。同學們每學期祇要把代表一選出後，除開游藝會和盼望週刊出版外，對於學生會事務簡直不過問。一切會務差不多變成這幾個辦事人

的私事。委員長一選出，於是這責任又移到身上。他四處去挪人做股員。好容易把股長選出。於是責任又移到股長身上。股長又四出挪人做股員。如此一層一層的移，到底還是落在這幾個人身上。此後委員長股長一舉一動都得留心，譬如出版股長平時在路上看見股員或者別的會做文章的來了，必「脫帽致敬」。所以到要稿子的時候就容易辦。否則困難重重。委員長平日也要和顏色的待人，否則一定有人要罵他「臭！」辦事人的苦衷，安能爲外人道。開一次會總要把主席跑的死去活來，哀求諸位到會，（有茶點的會和游藝會不在此例）纔可開成。同學們不能給學生會以熱烈的擁護如何能教他發展。在那方面辦事的人以爲我吃了這些苦頭，也應得同學們的諒解，誰知大大不然。於是不得不失望

。而辦事因之灰心。也有人怕學校不樂意，不敢出力辦事。所以今年開學的時候，有一位同學從前是學生會四委員之一，因爲考試不及格，致遭擋駕。他到校長那裏說他現在知道從前不應該做學生會的事。以後他決計不幹了，請校長准他入學（這是校長本期行開學禮時候說的），這豈不是腦筋太複雜嗎？因爲這種原故，學生會有人竟不敢問，以爲是駕禍之源。這豈不是笑話嗎？

每屆學生會職員就任的時候，一定得出一張「同人等鑒……才疎學淺……諸同學鼎力維持……」的照例官文。沒有一次說是就職的時候宣佈他們的政策的。沒有政策如何辦事？有政策爲甚麼不宣佈呢？因爲這些原故，同學們既不注意於學生會的本身，而辦事人又不能使同學們注意，學生

會的發展自受無形的障礙。

(三) 缺乏學校的援助。學校與學生會應該是互動的。學校既然是學生讀書的地方，當然總盼望學校一天天的發展，所以學生會同學校決不是立在相對的地位。學生的種種能力都有限，總得要有學校的幫助學生會纔可以發達。我相信學校對於學生會是很願意幫助的，不過有好些地方學校的能力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也祇盼望學校儘力之所及給我們以相當的幫助。如出版股經費不充足，五六百元的津貼我相信學校的能力必定可以做到。學校為甚麼不津貼五六百元使學生能辦一個好好的出版品，於學校也未始無益！學生會總務部辦公處原設第一樓下，去年移至二層。今年移至三層樓。雖然步步高升，却不方便多了，出版股也升到第三層樓上了

。商學會開會的時候，校長會說「要是你們有甚麼出版品，或是要請人演說，要用的錢學校當然可以設法補助。」礦學會在第一宿舍的樓下有一間大房子做會所，而且電燈到十二點才熄。學校這種可以幫助的地方，何以不分點給學生會呢？

總之，我以為學生會在一個學校裏實在佔很重要的位置。我盼望現在總務部執事諸公能設法將會章修改努力謀會務的發展。同學和學校也要盡力幫助。使我們的學生會的基楚站住，然後一步一步的發展，為同學的利益，也是為學校的好處。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

愛與男女同學

舟

書架上的月曆，又呈現出紅的顏色，分明是預告禮拜日的來到，但是，想起週刊集稿的日期，已是迫于眉睫，不得不努力一寫，以無負老尹之囑。

說來，我平時也常拿「你以為那種材料在週刊上受人歡迎？」的問題去徵求同學的意見，以做我寫稿的標準；而且巧莫過乎此，答話都是一律——「以紫金城中新聞及男女生活情形為最妙，」咳！大家既然這樣熱烈的盼望這種材料，我何不寫一段？祇是，才淺知寡，或不成章；惟有請讀者原諒在先，我們在宿舍裏（女生宿舍大約也不是例外），若是參加或旁聽三、五個人的聚談，便總有Miss……：或口口口的批評，你一句，他一句，真是興趣百倍。「老C昨天開夜車了嗎？」「開了；上班時盡

談話去了！」看這簡單的問答，也可概見一斑！但是，到了上課的時候，若是遇着了他所愛談的Miss……，或是口口口，却連頭都不抬，不敢直視一眼，咳，這是何苦來！或者是談的過甚，有些赧顏了嗎？哈哈！

閑言少叙，書歸正傳，今天所要說的，第一節是「什麼是愛」。

有人向我說：「你所說的現象，萬不可過於認真，崇拜一個人，是常常有的事，而且大家夥在茶餘飯後「上班」時所談的，也不過取玩笑於一時，若說他是真的，却大大的謬誤了！」是的，我的確以為是如此。不過我以為他若是崇拜一個人，何不坦坦白白去表示他崇拜的熱忱，而偏偏祇能在宿舍裏談談笑笑？這種現象，照我的見解去說，不能不算是一種誤解愛的結果。現在容介紹英國大詩人

Percy Bysshe Shelley 的 Love's Philosophy

(愛的管理) 及 Hosea Ballon 的一句話。

The Fountains Mingle with the River,

And the rivres With the Ocean,

The Winds of Heaven Mix Forever With
a Sweet Enroton;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Single,

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

In One anothers Being Mingle.

Why Not I with thine?

See The mountains kiss high heaven,

And the waves clasp one another;

No sister-Flower would forgive

If it disdaird its brother:

And the Sunlight Clasps the earth,

And the moonbears the Sea

what are all-these kissings worth.

If thou kiss not me ?

“The law of heaven is love.”—Hosea
Ballon

我們看完這兩小段，立刻可以明瞭愛是天地間所必有而是我們——天地間的生物——所不能無的。這樣，我們對於異性的崇拜，無非是我們的愛的發展，我們又何須顧忌？我們顧忌的原因，就是起於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愛的目的是結婚。所以男學生若是偶爾同女學生說兩句平常話，或是寫了一封信，他的同學便要替他宣傳廣遍；因此，男學生是諱莫如深的不敢和女學生接近，而女學生也因為環境的使然，不願和男學生有所交際。但是，人之愛是不會消滅的，所以祇得發洩於宿舍中譁笑之

聲裏。其實，我們是承認愛的目的就是結婚嗎？這是大不然！Bayard Taylor 說 Loves his torc. as life, is not ended by marriage, 豈不是很明顯嗎？我們祇能說婚姻的原素常有愛，而無論如何不能說愛的結果就是婚姻。弗郎克林說「三個好友，老婦，老狗，現錢。」這又不是好證嗎？我相信我們若是把愛的觀念矯正，事實上少了許多誤解」而男女同校的真利益也可以得着。

說到這裏便要轉到第二節——男女同校的功用是什麼？南開的男女同學生若何？

男女同學的問題，討論已久，現在却也各地實行（雖然什麼教育廳省長屢有申令禁止男女同校，但是，亂令也，可不問。）其最大功用，在能使男女受同樣教育，但是除去這唯一的功用之外，還有

附帶利益二，一是彼此可以互助互勵，二是可以彼此交際，練習將來在社會上之服務，去年三一七號的清華週刊有麥健曾君的通訊，報告留美一切情形，其中關於男女同校情形說：

「……但男女同學之功效，失於此而存於彼，每次課畢休息之時，到處皆盈男女談笑之聲，階前並坐者有之，草場上圍坐者有之，無不怡然自得，樂不可支（東方黃臉人，不得充分享受此種權利。）是以上課時，雖殫精竭神，探付學理，疲倦不堪，及下課後，一經「上電」，行第二次上課時無不精神百倍。說者謂中國學生勤於美人，而有時功課不為者，皆因「電力」不足之故，此男女同學之一利也。若男女同學，則學校除為智識之源淵地，復為男女竟

見交易所，及夫婦製造廠，（此間男女同學中成爲永久伴侶者極多，蓋平時接觸既多，情感既恰，自易成爲眷屬）以上兩端雖出自談諧，而吾實認於男女同學之利益，……：至同學結婚一層，尤爲合理，蓋男女結合之要素，爲互相了解，在校中各人之品性道德智慧學業嗜好，皆暴露於衆，不可蔽藏，於是互相可得切實的確之了解，而得滿意之結合，讀者細思之，當亦首肯。」

看完這段，我們再回顧南大男女同學的實況是如何？雖然，如彼邦之情形，不易行于今日禮教深嚴之中國，但也不當男學生見了女學生，或是女學生見了男學生，就彷彿是陌路人一般，甚或同科同學級的同學，彼此也都莫不相干！這豈不免太不

Social 了嗎？我覺得我們若是明瞭了愛的正確觀念而且以誠相待，那末絕沒有甚麼不可能，而男女同學的功效，才可得之一二。

現在一般新的思想家，討論了許多問題，歸結一句話，是要社交公開。這也是我們共同承認的。但是處在兩樣學校裏！與同等智識者，尙不能社交公開；則一旦到了紛擾的社會上，與良莠不齊的分子相處，那時還敢談社交公開嗎？所以學校中的練習，也是將來到社會上的預備，這豈可忽視？

以上拉雜說了些南大男女同學的情形，往下有些意見，願和讀者討論。

第一關於學校方面。有人同我說：「南大學生的老死與枯乾生活，都是學校方面的罪惡。」但是我幾個月來的觀察，學校並沒有什麼三令五申的禁止等

等，這或者是歷來的情形使然，如同有人說『南開學生叫學校給壓才死了！』這層也不必多問，我却以爲學校雖不曾禁止什麼，但不加以指導提倡，却是一種失策。這裏我不能不加說上一些經驗所得。

我們往往要令人不幹一件事，若是固執的不讓他去幹，倒反增加他要幹的心。譬如一個人要掩飾一件事，倒反令人特別注意。又如小孩子穿衣服，往往不知愛惜，若是切實的叫他愛惜，倒不如給他一件新的衣服穿，反可以使他自加小心。以同樣的理來論男女同學，也是可以的，若是學校防備周密，嚴禁一切，那末，結果必定要不堪設想。所以倒不如解放，再加以指導，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學生，自有一種高尚心，而漸入于正當軌道。現今學校固未嘗防備禁止什麼，但最好是能給以倡導。

第二關於學生方面，先要矯正愛的觀念，我們遇着異性同學，正無異於同性的友人，彼此有什麼拘拘束束，甚或掩藏自己對彼的愛的流露，而留到宿舍裏來發揮，這是何苦來呢！其次是存有自重心，則無論行事說話，都先有精密的思索，不致妄行非爲，彼此可以互相尊重，而社交公開可以實現，一切神經病的癡函，當然從此少有了！我常常笑宿舍裏談笑的人們，他們說的倒是如江河之下流——
痛快淋漓——可是一見了異性同學，祇怕一句 Good morning 都要說不出來的。所以我們若實地去做一做，也可以免去一切空洞的幻想。再則一切的趣味忌諱與習慣，也可取消老C，若是再在圖書館誤勸了 miss……的書，當然也不致怕的不得了；圖書館的口口風俗，也可取消滅於無形的。

寫得太拉雜了！現在說到辦法，就是要多有聚樂會或共同服務的機會，使彼此自然的可以交際。

同學們，你不覺得生活乾燥嗎？是因為你的生活顛倒了！生活顛倒是青年煩悶的大原因，煩悶久之，則意志頹唐，而不免涉足於花柳竹戰之中，以解其煩悶。一生事業，遂終歸泡影。我們祇知道佩服西洋人的活潑精神，與向前進取的毅力，殊不知他們是得其心之所安，性之所欲，所以生活有味，而能如此的。孟子說：「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由此可見人當青年時代，正是愛慾盛行時期。我們若不應時而發，則煩悶隨至，且終難抑制，只得向不正當途上走去了！這樣說來，生活的得當與否，對於事業的成敗，自有絕大的影響，我們

南大週刊

還不急起直追嗎？我們看見小孩子玩木偶，他們覺得再好不過；但是我們拿來玩，便一些意味也沒有。這完全是因為一則應時，一則不應時。我們現在是青年時代，正當學那小孩子發達他所嗜好的那種精神去發達我們所嗜好的才對！

我所要附帶聲明的兩件事，第一是人的良莠不齊，當然不能完全信任，間或有了一二位神經錯亂者，我們祇能認他是例外，不能因彼而根本懷疑了男女社交公開的需要。第二，今天所談的祇是愛的方面，關於戀愛與結婚的問題，我並不是主張不談，不過要使讀者不必混為一談，所以那一層留到日後再說吧！

前途的光明，正在我們搜尋者的努力了！

十七

金錢爲什麼是「萬能」？ 汝賢

孔方先生的勢力真大了！他能迫人去做凶手，能引人去做強盜，能叫大名鼎鼎的議員變豬仔，也能送李彥青先生上斷頭台。他的魄力，確是萬夫莫當，他的形樣，也是三頭六臂，「萬能」的尊號，真可當之而無愧了！

但是這不能吃不穿不能直接享受的一塊有花樣的金銀塊，爲什麼有這麼大的本能？確是玄妙的很，不能不用幾分鐘去分析他。

固然對於這種玄妙，宗教家有宗教家的解釋，心理學家有心理學家的解釋，但是我可要將經濟學上的祖傳教條來應用，不去以玄釋玄。

經濟上說「金錢有四」能一七「不朽」。他是

牙行中一個頭目，會做居間人的。」

四「能」是什麼呢？

(1) 能做價值的標準。金錢何以能作價值的標準呢？你不信，請聽聽掌櫃門說得什麼。他們總是說我這尺布，可值二角小袁頭，我這雙鞋，可值三隻大袁頭；二角小袁頭，三隻大袁頭，這不就是拿袁頭計算他的布和鞋的價值嗎？不是以袁頭做價值的標準嗎？假使我們沒有袁頭金錢，我們就沒有了一種普遍的「術語」來表示貨物的價值，可就麻煩透了。

(2) 能做交易居間。何謂交易的居間呢？譬如說一個鄉下人挑了一担米，來到城裏換疋布，假使買布的不要米，這種鄉下老就不得不把米挑回去，空走一趟了。如果有了金錢呢！那就好辦。鄉下老

可把米賣給米舖，換得幾元金錢，而把這幾元金錢到布店裏去換正布。這個交易，豈不就成了嗎？豈不以金錢來作居間而交易米和布嗎？

(3)能儲蓄價值。哈哈，這又奇怪了！價值如何能儲蓄呢？又如何能儲蓄在金錢裏呢？你且莫急，等我慢慢的道來！假使你是個勤懇的農夫，你今年收穫了一百担麥子，而你的家裏，止用得五十担，那麼你怎樣辦呢？你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麥子存起來，預備荒年之用。可是麥子是很討厭的，他過得一年半載，就不保持本來面目，他不是爛，就是發霉，不是臭，就是苦，這一來，你的麥子不是平白地毀棄了嗎？如果有金錢在這裏，他確不讓你這樣，他可引你在收穫的那一年，把麥子賣了出去，變成金錢，任你寄存多少年，他一定不會發霉，不

會變臭，那麼麥子的價值，豈不是保存了嗎。豈不是麥子的價值，就存在金錢裏麼？

(四)能作未來支付的標準。何謂未來支付的標準呢？好比說你在一家鋪子裏學徒，掌櫃說，「你好好的在此學買賣，我到了年底下，給你五隻洋買衣服穿。」這五隻洋就是未來支付的標準，要到底才給。但是掌櫃為什麼不給你兩套或三套衣服，而給你五隻洋？這個原因。就是金錢能為未來支付標準的最大成素，我這裏不能詳說。

四「能」說完了，我恐怕在這四「能」之中，最為一般闊老闆少豬仔議員剝地皮的縣官做強盜的督軍所最欣賞的，最要算能儲蓄價值的「能」了。一般錢盡真可憐，他怕得他的兒子會成殘廢，他的孫兒會變乞丐，他的孫子萬代，會做流氓，常常的愁眉雙

鎖，想盡方法去救他子孫出難關，脫苦海。呆笨的整天到晚的汗流脊背去工作，存下些錢來，給子孫享受；狡猾的用盡心計去剝地皮，搜括些錢來爲子孫豪奢，他們爲什麼甘爲子孫作奴隸，又爲什麼能爲子孫作奴隸，也就因爲金錢這個東西，確可以把錢囊們所刮的民膏民脂，（價值儲蓄在裏面，傳給他們的子孫享受豪奢。如果我們還沒有進化到以金銀製貨幣的時代，尙在拿家畜或煙葉做金錢的時代，我恐怕這種可恨的錢囊們，到了家畜沒有地方放及煙葉腐敗的時候，他們也不至如現在多多益善的慾壑難填了！

能儲蓄價值的『能』，我認爲是造成了現在一般貪官污吏的搜括的根本。中國人秉着這幾千年家庭觀念，他腦子裏整天盤旋不去的，就是子孫……子

孫……子孫。他怕得子孫大苦了！要想點方法；怕得子孫大窮了要想點方法；怕得子孫大忙了，也要想點方法。這樣却怎麼辦呢？最好是自己多做一會兒，把自己勞力所較來的價值，儲蓄來給子孫！金錢既然能奉行這個使命——儲蓄價值，這也無怪乎個個人瞪着眼要他。

我前面所說的，不過是說能儲蓄價值的『能』是比較更能引起一般貪官污吏的斂錢心，不是說其餘『三能』，就與貪官污吏無關。其實能儲蓄價值，不過是引起貪卑的動機，能作價值的標準和交易的媒介。確是金錢的大機能，也就是錢囊們最重視的三點。

我畧畧地把四『能』說完了。接着怕有人問我，『你的招牌，不是說金錢是『萬能』嗎？爲什麼就減

到「四能」呢？我的答案是「有了四能」，就有了「萬能」；沒有「四能」就沒有「萬能」。這却怎麼講呢？譬如說金錢能做交易媒介，那麼金錢能買豬仔、職員、金錢能買凶手，金錢能買奴隸，金錢能買兒媳婦，金錢能買金鋼鑽，金錢能買電光表，都是根據金錢能做交易媒介的「能」而來，如此推移下去：一「能」生十「能」，十「能」生百「能」，百「能」生千「能」，千「能」生萬「能」，推到末了，又何止萬「能」呢！

所以金錢是「萬能」這句話，在經濟學上講，並不如普通的人所講的一樣，說些什麼金錢能作這樣、金錢能作那樣的話，經濟學上講「金錢萬能」是先講這上面所說的「四能」，再根據這「四能」講研究其他百「能」千「能」萬「能」萬萬「能」。

南大週刊

。牠講得有層次，有根據，不是和普通的人們一樣，今天感受金錢壓迫，就說「金錢是萬能」明天錢袋滿了，就說「金錢百無一能」了。

我既經零地說明了金錢的簡「四能」，直至「萬能」，暫時把「能」做個結束。請毛穎先生來講：「七不朽」了。

金錢自從他父母生他是金皮銀骨或銀皮金骨而後。到現在幾千年再沒有改頭換面，一易皮骨。在昔上古時候，他的體質，有時是皮革的，有時是貝殼的，也有時是烟葉或牛羊的；但是自從易為金銀，一直到現在，他總是保守祖質，不向前進，沒有說要拿金鋼鑽或白金來做的。這個原因，據經濟學上說，並不是金錢不願意如此，實在因金錢用金銀來做體質，有七個「不朽」的緣故。

二十一

(一) 價值 金錢的魔力。能買人家的頭腦，金錢的的身本，當然應有相當的價值。但是價值固然應當有，却是不能太高了，因為高了就不能應小物之需；同時也不能太低了，因為低了，就難應大數之急。不但如此，金錢既然應有本身價值，那麼金錢就不能太多了，多則易得，人們就不歡迎他；同時也不可少了，因為少了就不設用。所以說，金錢能有高低適合之價值，而應多少得中之供需，這就是現代金銀貨的金錢第一個『不朽』。

(二) 轉移性。金錢如果也和煤炭或其他商品一樣，質笨而值少，那麼這些市僧拿着金錢去各處買貨，却要花費很多運費，最不合算，又要很多地方來安置他，亦覺麻煩了。但是金銀貨的金錢，確不是這樣；他是質輕而值多，便於攜帶，買一船煤

炭，才花幾百塊大袁頭，這幾百元大袁頭，隨便放在那裏就能寄走。所以說金銀貨的金錢，質輕值大，便於轉移，就是他的第二個『不朽』。

(三) 長久性 金錢倘如水菓一樣，隔日就爛，那麼這般錢蠶，也祇得早作晚息，聊以度日，但是金錢不生蠶，不潰爛，那怕你存着幾千年，他還是照舊不變，因此錢蠶們總想着多積聚幾個，為子孫謀幸福。我們不管他發生結果如何，他的長久保存性總是他的第三個『不朽』

(四) 可分性。假使有一個桌子在這裏，我們把他分開了，一塊桌面，四隻腳，幾根橫木桿就是，如果將這些東西賣了，他的總和，定不值未分開之前那麼多。這個原因，就是桌無可分性，分開了，就失去一份價值。金錢却不然如一兩九八規元，分

做十錢，每一錢買梳一把，一兩就可買十把。他並不以分開而減少其價值，也不以不分開而增多其價值，所以可分性就是金錢的第四個「不朽」。

(五)一律。買兩雙鞋，無論你怎樣選擇，總有雙比較好的，有雙比較不好的。買兩個橘子，無論你怎樣有經驗，總有一個比較好吃的，有一個比較不好吃的。金錢呢，如果鑄鑄精密，他的公差，統不過千分之三，因此人們付出或收入，也用不着揀選挑選，省事最多，所以說金錢之有一律性，是金錢的第五個「不朽」。

(六)可認性。金錢不但有一定的重量，還有一定的花紋。袁像的國幣，有袁頭花紋刻在上面，一望而知的。有了這種一定的花紋和式樣，人們一看就認得，要作假是很難的。所以金錢能有最清晰

的花紋和式樣，容易辨認，是他的第六個「不朽」。

(七)價值穩定性。金錢的本身，應當有相當的價值，前兩已經說過了。但是他的價值，如果總是高低不定，那麼各種東西的價格，也要跟着漲落了。但是金銀貨的金錢，因為金銀掘產，年出有限，所以他的價值，比較着最安定，因此各種物件，論價有所準則，也不至時時漲落了。所以金銀貨的金錢，而負有其本身價值之穩定性，實是他的第七個「不朽」，也就是他的最後而最重要的「不朽」了。

金錢的四「能」七「不朽」，我根據經濟學上教條說明了。錢蠶們看了，必定要閃閃眉，伸伸腰，說一聲「到底我們不錯，看到了金錢是萬能的」。貪官污吏們，也必定要嘔嘔氣，叫一聲「我們刮地皮的法子，到底即合經濟意旨」。

哈哈，你可受了我的愚弄了！金錢這個東西，真如同水一般，載舟可以覆舟；他也如同美女一樣，傾國又可傾城。他固然有他的『萬能』，有他的『不朽』，來幫助着你享受安樂的生活；但是他也可以送你上斷頭台，請你做兇手，叫你變豬仔。誰不曉得孔繁錦是陸洪濟部下軍官嗎？但是當陸老先生免職離甘身過蘭皋時，帶了黃金二十七萬兩，袁像百四十萬塊，孔軍便就請他在蘭皋稍住，加以特別保護；好一個特別保護，居然把黃金袁像保沒了，生命尚不知怎樣呢？這幾天來，奉軍北退，河北一帶搬家的夜以繼日，有錢的人家，差不多却是胆懸心驚，拉洋車的倒反落得個安閒自在，這到底爲什麼哩？原來也就是『金錢萬能』，連累及身！



學 術

血管的分枝 (節譯生長與狀態)

陳同度

我們知道血管裏的血液壓力 P 和 (一) 用彎曲半徑除後的管壁張力 T 同 (二) 管外所受的平常壓力 P_0 正相等，所以我們可以用 (Laplace) 的公式來表明這個現象：

$$P = P_0 + T \left(\frac{1}{r} + \frac{1}{R} \right)$$

公式裏邊的 R 同 r 代表彎曲半徑。

假若我們不計算血管外邊的壓力，也就是說使

南 大 週 刊

血管不受外邊的任何支持，同時我們專討論圓柱形的動脈或靜脈，那麼

$$P = P_0 + \frac{T}{r}$$

第二個等式裏邊的 R 代表圓柱形血管的彎曲半徑 (因為圓柱形只向一面彎曲所以僅有一個彎曲半徑)。這個等式的意義是說在主變的血液壓力下，張力同半徑或直徑成正變。但是管壁上單位面積的張力又在乎管壁的厚薄。

所以假若血液的壓力是不變的，管壁的厚薄當然要同直徑或半徑成正變。可是血液壓力不是不變的，因為血液從大的動脈流到小的裏去的時候要經過阻力，牠的壓力自然也就漸漸的減小，所以接近的大小動脈的正切面完全相稱，管壁的厚薄同血管的大小或正比例；但是較小的血管和微血管的管壁

按牠們的大小來說時特別薄，上邊的比例不能拿來適用。

無論在什麼時候，心的四個心房的裏邊壓力全一樣，可是牠們的厚薄相差很多。例如左下心房的尖部比較最薄，同時牠的曲度也最大。所以我們知道管壁的厚薄（七）同平均曲度成反變，或者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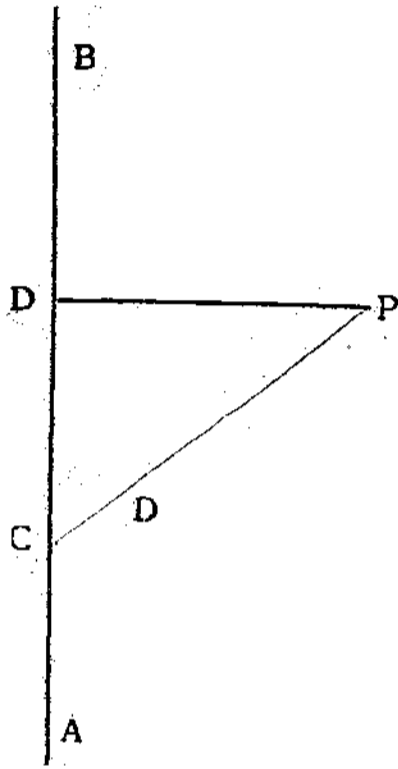
$$(1) \frac{1}{r} \propto \frac{1}{t}$$

公式裏邊的K是一個不變數。這個公式的正確我們也可以用試驗來證明。假若在一一定的壓力下我們使一個心來伸張，等牠變硬後再來量牠各部的厚薄；我們找到無論在心的那一部分，上邊的公式全可以應用。並且假若我們用某種方法先使右下心房

來膨脹，然後用同樣方法使左下心房有同樣的膨脹，我們知道兩樣事情：（一）用到左下心房的壓力要比用到右心房的六六七倍，（二）兩個房壁的厚薄有同樣的比例。

關於力學及水力學的許多血管上的問題，生理學者對於牠們固然有特別興趣，然而牠們的形狀和構造也狠能引起形態學者的注意；動脈的分枝方法的原則是關於力學問題的一個好例子 J. Hunter 說：『因為自然要使某部的血液循環正好够供給那一部分的使用，所以牠所規定的動脈血枝角度因部分的不同而不同』血液循環的普通原理是要使血管有一定形狀同擺列方法；因為上邊的形狀同擺列方法，血液流動的時候所費的力氣最少，（並且要經

導的血管面積要最小，因為如此所經過的阻力最少。究竟分枝角度的大小應當怎樣才可以使流動的血液所費的氣力最少呢？要想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少要知道，（一）氣力的耗費同經過的路程關係如何？（二）氣力的耗費同血管的直徑關係又如何？我們知道在一個窄的血管裏比在一個寬的血管裏，同在一個長的血管裏比在一個短的血管裏所費的氣力當然較大。假使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有一個大動脈 AB 要分一個枝子到 P 點去。從 ACP 這條路走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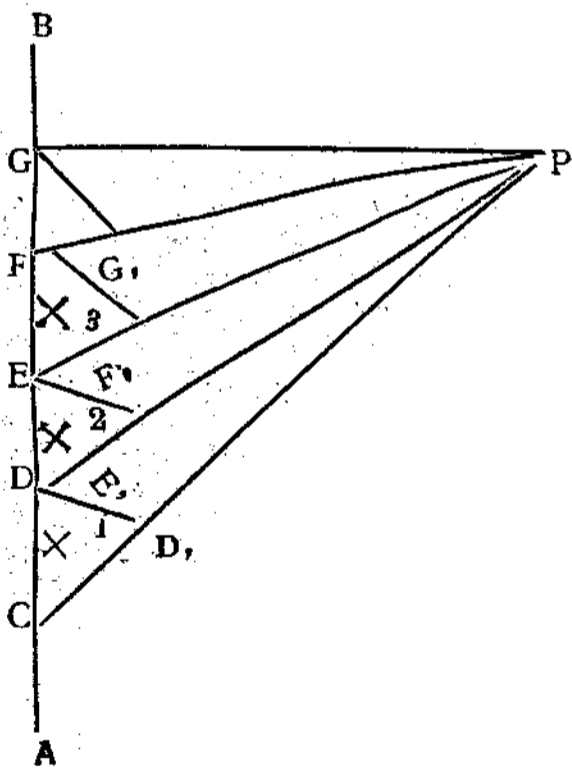


南大週刊

固然是比 ADP 這條路短多了，可是從 ADP 走的時候，血液在寬血管走的路程較長，在窄血管走的路程較短。所以這兩條路究竟走那一條省力要看在 CD 同在 CD 裏所費的力氣如何；CD 短而窄，CD 長而闊。假若我們要問一問長短同寬窄兩個問題那一個比較着要緊，我們可以說假若一個血管同牠的分枝的大小相差太遠，當寬窄問題比較着重要。這也就是說在分小枝的時候，分離的角度要大一點才妨；在分大枝的時候，分離的角度要一點才經濟。POD 會給我們幾個關於動脈分枝的定律；這些個定律的要點同我們所談的結果相同。他的最重要的定律是（一）假若一個動脈要分成兩個相等的枝子時候，牠們同原管所作的角相等。（二）假若兩個分枝裏邊有一個較小，那麼原管同大枝管所作成的

角要比牠同小枝管所作成的角度要小。(三)對於原管無什麼影響的極細血管的分離角度普通都很大，約在七十度至九十度之間。

利用 Hess 先生給我們的幫助，讓我們再進一步來研究這個現象。譬如 AB 是一個動脈，牠相分一個枝子到 P 點去。假若 $ACP \cdot ADP \cdot \dots$ 等是可採取的道路； CD, DE, \dots 等全相等，並且全等於 1； $LPD = X_1, 1DE = X_2, \dots$ 等；並且每使每一個枝路比第二個枝路所長的一段 CD, DE, EF, \dots 等於 L_1, L_2, L_3, \dots 等。從圖上看



$$CD = DE = EF = FG = GL$$

$$CD = L_1; \quad DE = L_2;$$

$$EF = L_3; \quad FG = L_4;$$

來我們知曉 ACP 這條路最短，可是血液經過枝管的路程最長。假設我們把分離點向上挪到 O 點上去，在 AGP 這條路流動的血液所經過窄管的路程固然減少，可是同時我們把血液要經過的全路增加了許多。我們可以信在 C 點同 G 點之間，一定有一個點是最合適的（最省力的）分枝點。

假若我們說 ADP 同 AEP 兩條路是一樣的適宜，那麼牠們兩旁的道路當然較劣。我們暫且信上邊的假設是對的，也就是說我們信血液經過 ADP 同經過 AEP 所費的力氣相等。假若我們再把 DE 來縮小直到 LX_2 差不離等於 LX_3 ，而 LDEE 也就變成了直角。所以

$$L_2 = DE = LC_{os} \times 2。$$

我們使原管每個單位距離的氣力耗費等於 L，

南大週刊

枝管的等於，L。我們還知道在 DP 同在 DEP 裏所費的力氣相等，所以

$$LE = L_2 L'。$$

但是

$$L_2 = LC_{os} \times 2。$$

所以

$$LE = LC_{os} \times 2。$$

或

$$\frac{L}{L} = C_{os} \times 2。$$

這也就是說最合適的分枝角的餘弦必須和原管與枝管同樣長短裏的氣力的耗費比相等。

上邊的結論雖然無有什麼錯誤，並且能概括許多事實，實在不過是一個複雜現象裏的一個要點！

二十九

並不是一種完全解釋。我們要永遠牢記 Thomas

Young 博士說的話話所有的這類問題和關乎血管

肌力同彈力的問題「全是水力學上的一部分精細工作」。John Hunter 所最注意的現象是脅間動脈從大動脈分出來的時候所作的角度。他的注意是特別因為上邊的分枝極規則而極相稱而起的。「在身體裏邊，實在再無有像這些個有同樣起點，同樣職務，同樣長短，和同樣大小的一堆血管」要想解答這些個現象，我們一定要另找解釋。

兒童的本源 (續)

金祖慈

(二) 兩性的差異

男的，生而剛強；女的，生而柔和，他們的本源不同，性情亦異，我們決不能因性的差異，而分

軒輊於其間的。換句話說，男子的剛強，女子的溫柔，都含有一種自然的美質，並非男子不及女子，或女子不及男子的一個問題。

男女的差異，至今還沒有正確的標準。大抵男子的自動力，識別力，和覺國比女子強；女子瑣細的記憶力，聯想力，比男子好。男子富於社會的趣覺，女子富於宗教的趣覺；男子剛果，有兇暴殘殺之氣，女子溫和，多纏綿愛好之情；女子大都富感情，易商量，易受刺激易變見解；而談笑，音樂，跳舞等事，非常歡喜。以上的結論，係一班心理學家的普通觀察，並不是從科學方法試驗得來的結果。況且男子和男子的差異，女子和女子的差異，亦不亞於男子和女子的差異。照這樣說：兒童之本源，關於兩性的差異是很微細的。

(三) 種族上的遺傳

黑種人的子女，總是黑色；白種人的子女總是白色，如要推源其所以然之故，自然亦是因種族上的遺傳關係，才有這種的自然現象呀。Mayo, Pyle, Rowe, Perring 等曾用皮奈及西茂 (Binet-Simon) 兩氏的智力測量法，或學校裏成績表來測驗白種人和黑種人的價值，結果是「白種人優於黑種人」。在美國，還有幾位心理學家測驗的結果。認定「白種人勝於黃種人，黃種人勝於黑種人」，這種測驗，到底可靠不可靠？鄙人不敢斷言，不過我們知道，「羅馬馬亡，亡於人口之不振」則努力於人種改良，又奚可緩哉！

到底什麼改良我們的人種呢？在我講兩親口遺

南大週刊

傳這裏，我已經說過，兒童的本源，是由於萬千祖先的性質體質所鑄成，則我們要知道這兒童的價值，我們可以參攷他們的世家。青年男女自身的價值，不能直接預定；但是他們曾，祖，父各代的成績，社會早就看見，可以借鏡，間接低來預定這一對男女的公民價值。這種預定，雖非盡確，但為實際的用處，是很可靠的；因為人類的品性，不論其為形態的，生理的，心理的，性情的，都可以有遺傳或遺傳的傾向。要是我們能將一個人種種品性的來源，大致分析清楚，因而明瞭此種品性之遺傳方法，則我們不難預定此人之公民價值。限制年價值或低能兒的生育，而獎勵或擴充天才者的生育，這都是我們改良人種的一種方法。

湯爾和先生，在他「歐洲人口之減退」一論文

三十一

內，就法國現在有名之家族，四百四十五對夫婦（即男女共八百九十人）所調查之結果。因為法國盛行限制生育，尤其是上流社會的人，所以名門望族的子孫，日形減退。這男女八百九十人中（即夫婦四百十五對）其小兒之總數，只有五百七十五人，尚不及父母之人數矣。就中美術家一百八十八人中，只有一百零四個兒子；文豪家二百六十六人中，只有一百二十七個兒子；政治家二百二十二人中，只有一百九十三個兒子。其子之數，要皆遠遜于其親之數。由此推之，至法國形成中樞之良種遺傳，漸漸減少，終至絕滅，亦未可知。對於國家百年之前途，誠無如此之足以寒心也。我國人口多，生產少，誠然有限制生育宣傳之必要；但從改良我們黃色人種這方面着想，下等社會的生育固要限制，天

才者或上等社會人的生育，却不提妨礙。

結論

本文再三著重於兒童的本源，良以兒童的好壞，和祖先，兩性，種族的遺傳，關係非常重大。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不會得瓜。因此，我奉勸諸位，對於自己或子女的婚姻，選擇要特別注意。為種族計，低能者的生育，要嚴加限制，天才者的生育，要特加獎勵。稔年之後，人才輩出，良可為吾國前途幸，遺傳之影響於社會，其重要為是。

說到這裏，我要補說一句，我上次說兒童的優劣，是兩親遺傳的影響居多諸君不要聽了我的話，便以為環境影響的好壞，無關於兒童的知力體力發達的高低。要知道：假使環境的情形相等，那嗎，遺傳的優劣最關重要；假使遺傳的情形相等，那嗎

環境的優劣，亦很重要。誠然，教育不能創造能力，但教育至少可以發達兒童固有之能力。我相信下愚的人亦至少有幾分能力，故教育亦至少有幾分功用。曾文正公說得好：「子弟之賢否？六分由於天性，四分由於家教」又曰「聽其在天，盡其在我。」這話我們不可不勉勵的。

附註：本文節取 *Norworthy and whitley* 的 *Psychology of Childhood* 之 *Source of Original nature* 一章，因過我大胆的把原文刪了許多，又加了許多罷了。

產兒制限論

銘

三年前的老題目，今天又拿來發揮，似乎有些過時了，我記得十二年夏季，珊格爾夫人來華，大

家鬧得個不亦樂乎，各地的出版物，也曾出過幾次特號，多銷售幾十本，但是一時高興過去，珊格爾夫人回去了，我們這些位唱產兒制限的先生們也都改了行了！不幸哉，產兒制限論！亦幸矣，今朝又得再出而問世。我所以要寫這過時的學術者，動機起于張先生講地理時牽及人口多寡及產兒制限時。張先生或者因為時間短迫，不能盡釋，所以我對付寫來，以補其不足。

產兒制限說到中國，可以說是倒楣，因為中國人是要有福氣的，福氣是什麼？就是兒女。所以中國人娶親的最大原因與盼望，就是生子。家語定無子為七出之一；孟子說不幸有三，無後為大，這種重子觀念是多麼利害？若是娶妻不生子，還可以再娶，這種多妻制，成為當然的事。推其起原，祇在

要有福氣。如今一提產兒制限，豈不是大逆不道！但是我們若承認中國應當採取家族主義，對家族時代的生活，這倒不成何種問題。祇是我們已經斷言家族主義的不對，而今後所取的應當是國家觀念，一個人並不單家庭一分子，更算做社會上一分子；那末，產兒制限說，雖犯諱忌，也不能不提倡。

產兒制限的理論，說來極其簡單，無非由此才可限制人口的過剩及維持社會經濟狀況的平穩。這大約也是我們所易于理會而無何疑問的。大約普通人的疑有三：一，產兒制限于家族社會是否有利？二，產兒制限是否不背于人道？三，產兒制限在中國是否必敗？關於這幾點之解答寫出，產兒制限說的功用，也可以畢露了！

一，產兒制限對於家庭社會狀況可以改進。

我們誰都知道馬爾撒斯的定律，人口的增加率是超過食物增加率的。社會上最大的不安寧就是食物缺乏。雖然，有時天災人禍可以來調劑，但是那有減少其增加率之為愈。人口增加率減少，則社會經濟狀況可以維持其常衡。況且生育減少，則家庭中經濟之支配足，教養子女可盡其完美，一個人像一個「人」，這樣一羣「人」組織的社會，豈能不進步無疆？若是照着中國人多是有福氣的話語，那正是倒懸之不暇，何享福之可能？一家子吃飯不能飽，子女的衣食不能完全，教育費更無着，這徒然是給自室造敗家子，給社會造盜賊與廢物，而反說是造福，豈不欺人！中國今日之患，不在人少，而在人多——又是廢人多。所以弄得社會經濟狀況異常紛

亂。再深一層，產兒制限不止與人民的優劣有關係，就是與人種的強弱，也有關係的。

二、產兒制限不背於人道 這層是一般所謂道德家堅持的理由，他們祇見得眼睜睜的制限生育為不道德，其實他們錯在不曾細想。我們國裏的窮苦人家，往往有墮胎及活埋子女的事，這是不是道德所容許？雖然道德不容許，而其實事仍不能減少，這可見生育過多是不能加以制限的。那末，與其等他已竟成人或是成胎再去殘殺了，則又何不早就制限？講道德的老先生，那道不明于此嗎？況且子女多的人家，其子女死亡率較大，就是生人多，死亡也快。據美國全國兒童局的調查，結果是如下：

家庭兒童數 死亡率

南 大 週 刊

九或九以上 千分之一九一

七或八 千分之一七六

五或六 千分之一五二

三或四 千分之一二六

一或二 千分之一〇八。五

這樣說來，生育不制限；終久也是要置那些多生出者于死地，不過變一種方法而已！講道德的，是祇講眼見的就完了，還是要講其實際結果之如何呢！

三、產兒制限在中國是必敗。中國之患，不在人少，而在人多——尤其是廢人多。這是無可掩飾的。中國十個八個，也抵不上西洋人一個二個，所以號稱四萬萬的民衆，真正不知值得幾多呢？就說生人爲的是開大炮打仗，但是一些智薄力弱的苦

人，那抵上一位有智識的炮手？中國人若仍舊的那樣出產，恐怕結果要全變成了被動的奴隸，受那強有力的民族來支配了！所以在今日的中國，應當減少人的增加，而注意于人的智識的增加。產兒制限還不是必須的嗎？

除去以上三層外，產兒制限的觀念若是輸入人民的腦子裏，那末他們對於婚姻的主要點，便可不專重在生育；由此，婚制可以改良，女子地位可以提高。（不似從前目為生育機器）家族的觀念破除而國家觀念甚，庶乎中國才有日漸振興的希望。

我們都是受高等教育者，對於這問題，當然不必因張先生認為可以替代課外之工而後發表意見，更不能如書店為營業起見而提倡，我們應當有精密的研究討論，而尤重于實行！



雜俎

剿匪總司令

度

爲人民謀幸福本爲國家設置官吏之目的。設一變而爲安插閒人，顧全體面，及提攜親友等，則官吏之數目固將因之而增加，即官吏之職務亦將一變而爲金錢之搜括及權勢之爭奪矣。茲就我國之剿匪總司令論之。剿匪總司令之職務，明爲替民剿匪，俾得安居樂業。而彼輩實爲督辦之後補者，每藉口某省多匪，於是進而剿之。結果則該省之省長督辦亦在被剿之列，是直認政府所委之官吏爲匪矣。而政府更不願過事紛擾，即委之爲新督辦，蓋非如此不足以鼓勵將來也。

河南山東陝西等地固多匪，然有各該省長官剿撫之。而政府必另設剿匪總司令以作不問誰何之亂剿之導火線，以誇耀中原官制之複雜，及政治上之進步。於是而有直魯豫剿匪總司令，長江上遊剿匪總司令，及陝甘剿匪總司令等。而不知剿匪總司令愈多，而匪因亂剿之結果亦愈多。且止人告曰我國真一匪國耳。

雖然，上述之剿匪總司令猶有未足。余甚望近畿剿匪總司令，居仁堂剿匪總司令等亦從速發現。則我國更可藉多匪而自豪矣。

文藝

海南之行 (續)

宗文

生 去海南之前

五

讀者，請少耐，我現在要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或許你們都知道。話說姜太公這老頭兒確實可以說他是「生也不辰，命途多舛」。據說他到七十多歲還是住的兩間屋頂透天，牆洞進風的小茅屋。整天的忍飢挨餓，守在屋內，打他六韜兵書的稿子。雖然有姜太太嘈他，孩子們擾他，他總不生氣，似乎他自己知道「我的時代還沒到」但是有一次姜太太因為到鄰家去借米，人家不高興借給她；回來她好

沒意思地同姜太太大嘈而特嘈起來，

「你就是個書獃子！沒用的東西，一家人的飯都無能弄來吃，還想治甚麼國，平甚麼天下！別痴心作夢罷！一家人都要隨着你餓死了！」

這次她真動氣了，氣的也沒希同她爭辯，急急跳起來拖着一雙穿了三年還未破的鞋子向門外走，

「你也不必急，看我能不能弄飯來給你們吃！」

「你有賺飯來吃的能力，天下還沒有餓死的人哩！」她連嘲帶激的說。

姜太公走出來不幾步，氣就消了。自己一想，「要到那裏去弄飯給他們吃？現在的時世甚麼東西都要錢去換；我這兩手空空，一文莫名；難道還能去討飯來養活渠們？這太難爲了！」他沒法想；但是也不好意思就這樣回去，那未免太不爲自己爭氣

深悔自己不該在姜太太面前，夸海口，「你看我能不能弄飯來給你們吃！」可是，情急智生；於是姜太太想去尋幾家親友借點錢來作個小營生，或者他們因為我要作營生，再可以不必去擾他們借米麵，他們這次也不至於不借錢於我。走，去試驗看看。姜太公去借錢了，起先免不了碰幾個釘子，挨幾次過。有志者事竟成，終於借到了幾串錢，得意揚揚地跑回去了。

姜太太雖不敢說是一個賢妻良母，却亦不是個潑婦；方才不過因為受人家的白眼，所以回來沒好氣。但是她的氣對誰出？還能對不借米給她的鄰人出？那未免太窮而無賴了；還能對孩子們出？那是她自己養的，當然她捨不得使他們受委屈，這樣只有姜太公這老頭兒倒鑿！但是她初以為姜太公素日

有些喜歡子氣，決沒想他今天竟動火了。他出門以後，她在家裏非常的悔恨「不該促強他，他這大的年紀，要他到那裏去弄飯來，這不是……萬一有些差錯，豈不是我的……」她愈想愈不安，遂吩咐孩子到處去找爸爸。孩子去了半天。自己哭着回來，爸爸却沒見到，姜太太更難起來；正在慰勞孩子，忽然姜太公氣昂昂地家來了。她亦不願他弄飯來沒有，立時破涕為笑，上前去迎接她丈夫，「你那裏去來？累孩子到處都找遍了！」

姜太公也不答她，把借來幾串錢向席上一拋說道，「弄飯來了，看你有能力吃吧！」

「何至於這大的氣？若早知生氣早過好日子了，」姜太太再不敢同他爭持了，笑光滿面的說。

他們老夫妻的一段風波算平息了，大家共同來

商量作甚麼營生；最後，姜太太想，「還是去販賣麵粉好，因為賣了可以賺錢；賣不了還可以自己留着喫哩。」

姜太公不禁頓足叫絕，「斯計大妙！就此而行。」

於是姜太太生起火來，將昨天剩的殘冷的小米粥煨一煨。大家勻着吃了個三分飽。姜太公遂担着兩只柳條編的筐子，出去販賣麵粉。但是櫃裏的囚麵吃耗子的氣，淺水的囚麵受蝦仔的欺；人在背運的時候與那囚麵囚麵有些同病相憐。——姜太公担着麵粉在街上喊賣，「麵粉，又白又細的麵粉！」正喊賣得有興，忽而一匹脫韁的馬從左側飛奔而來。姜太公總是年邁了，躲避不及，連人帶担的被馬撞倒了。他惹人家費了不少的氣力，哎喲哎喲地爬

起來一瞧，筐子傾倒，麵粉盡揚在街心。禁不住的號咷起來。這時正有一隻烏鴉在天空飛着泄糞，恰恰落在仰天號咷的姜太公口中，他急急嘔吐出來，必中若有所悟的自認晦氣，拾起担子來，口裏喃喃呢呢地走了。

我在上海時，因為自己的腦筋有病，經不起喧擾，所以熱鬧的地方如大世界，新世界……都沒敢去；只到四馬路的幾家書局去梭穿了幾回，這時適有北京的名伶賈大元，徐碧雲等在美舞台演藝。在星期五的晚上排演轅門斬子，虹霓關；凌君與我犧牲兩元大洋買了兩張戲票，上海的戲院比天津的較大而清潔，坐位亦較為舒服。但是那晚上因為受時局不寧的影響，上座不佳，於是演藝者亦不甚賣力

力；我們不等淨完，就敗興而返。回到旅館，渾身疲倦得酸疼，急於休息。我們所住的房間是在樓下，外邊有一道胡同。臨外開一窗戶，護以鐵絲網，當第一天我們進住的時候，茶役警告我們，「先生，晚間睡覺別忘了關窗子，」我們都遵照了。這夜聽戲回來，又倦又熱，沒顧得關窗子，我們都醉翁似的倒在床上。等到大夢醒來，窗外日遲遲了。

我們，翌晨，正在早餐，忽而洗衣婦進來交我們洗的衣服，我去衣架那裏取工錢給她。因為我們的零用錢都放在衣服的口袋裏，——，但是我們的衣服已不翼而飛，只餘下兩頂草帽伏在衣架上，好似在哭泣牠們失去了的同伴。我們遍屋內搜尋，甚至於老鼠的門口，終沒尋到！最後，那洗衣婦喊着說，「先生，看你們的窗子！」我們一聽，變呀

，昨晚沒關窗子，外護的鐵網，在左底的角那裏啓開了有一句長五寸，弦長八寸的三角大的面積，我們的衣服是由這三角逃出是無問題了。我們有冤無處訴，祇好啞子吃黃連，自認晦氣了。

這天有去香港的輪船；但是我的衣服越獄時拐去我的鈔票十餘元，於是我南行的路費方面又生了問題。凌君勸我就此不必去海南，還是回家好，

「你是個倒霉鬼，你去海南亦得倒霉；你看，一出馬就不順，被客棧敲一竹槓，這又沒了衣服，不要去海南糟糕！再是我想海南學校的事恐怕靠不住，就是你在煙台候了一月，他們才給你寄來二十元錢的路費，已經有些可疑了你——」

「不怕，我不在乎倒不倒霉，總而言之，天下沒有餓死人的地方！」

他看我這般頭暈，知道勸攔不回來。他現跑到上海銀行由他家匯來的學費內提出三十元錢給我。當天晚上送我上船，時正眉彎的新月嵌在深碧的天空，如同鑲在美人髮邊的一只骨梳。黃浦灘上的電車梭穿的奔馳；在車夫的銅笛一鳴中，我們俱各喊了一聲 'Good-bye'。

六

翌晨四點鐘，我還在夢中（我是每天作夢），輪船已經平東平東的離開了可呪詛的上海，

這次海程與前次——烟台到上海——迥乎不同，乘船的客與船上的夫役多半是廣東人，他們的說話比我聽英語還不易懂。幸而與我同艙間的（共六人）有一位湖南人李君，一位是北京法政大學的學生，他們尚可說國語，似乎可以談談消遣。但是輪船一出

長江口就遭風浪，船搖如箕。我暈船暈的飲食不進，只是不住的嘔吐，其實內部除了胃液與胆汁外，沒有甚麼可吐的。但是胃液與胆汁是什麼味，若是不吐出來，的確又是難過；不得已就飲進幾杯白水。才飲下去，又吐出來；如此循環的飲了就吐，吐了就飲，正鬧了三晝夜。我實在不勝其苦，恨不能走出去葬身波中倒比痛快！

第四天（九月十日）早晨船到了汕頭停泊了。我心略為安定。汕頭是廣東東部的大埠，地勢適當韓江入海之口，交通似為利便；惜附近多暗礁淺沙，秋季又多颶風，常為航行之災。輪船在此約停泊一晝夜，所以我們很有功夫上岸游玩。我初次上岸是同北京法政的那位先生，我以為他是廣東人可以作嚮導，誰想他同我一樣的不懂汕頭話呢？於是我

自己不開三七念一的隨便走去；到了日暮黃昏，人影較長的時候才回到船上。晚餐後（這是在這隻船上第一次正餐。）寫了三個明信片——去家一，上海的凌君一，海南的G君一；並致乃莉一長信，

「（上略）……：先前在學校讀地理時，曾聽說台灣海峽時有風浪，航行者苦之；今次經過，確親嘗其滋味。當船由滬起碇，甫出長江口而入東海即遭風浪。偌大的輪船，在汪洋中如同一葉之浮游，隨浪奔趨，忽起忽落，誠如蘇東坡所謂『如在高山上，墮深谷中』。我的身子臥在床鋪上，忽而滾向裏，忽而翻向外，如同貓兒滾毯似的。起初，自己咬很了牙根的自壯，『乘長風破萬里浪』，但是，不多時已不能主宰，頭也暈起來，心也惡起來；卒至嘔吐交迫，飲食不進者三晝夜，亦云苦矣！

南天遺刊

今幸而停泊汕頭，精神稍得休息。登岸游玩，初次觸我耳目者，即其人民之跣足拖屐，繞街才于，格打格打之履聲，似壓倒喧擾之市鬧，異地人來此幾疑臨大和之邦矣。此地交通頗便，有商船可通上海，香港，印度支那各港埠。然市面却不甚興盛；大概以前次風災之損失，至今尚未復元故也。人民好吃嗜賭，咖啡店，酒樓，番菜館沿街林立。而尤足驚異地生人之耳目者，即賭局之盛：當我進街裏，見馬路旁不五十步即有一簇人叢，擁擠擠，伸手露臂的不知幹何熱鬧；近前一看，原是賭寶局的。又見有銀牌公司多處，俱各樓房層起，招牌高立。甚異之，不知這是甚麼公司，在北方似乎沒見過，亦未聽說過有銀牌一種商行。起初猜想，以為是北方的鏢局，保送銀兩的。再不然，銀牌或是運

四十三

動會優勝的獎牌；因為此地距香港甚近，或許競賽運籌之風盛，所以有這許多之造銀獎牌的公司。既而問人，所謂銀牌公司者賭局是也！據說廣東銀牌公司之賭博分三階級：上等者（以金錢之多少為標準）在第三層樓上賭，中等者在第二層，三等者在底層。噫！怪事！查賭博一事，北方嚴禁在案，而此地竟敢當街設局，肆無忌憚，何以地方政府置若罔聞？原來廣東政府以賭稅為歲入之大宗，不特不加以禁止，還要與民共樂之呢！

明晨可轉赴香港……

翌晨轉赴香港。汕頭距香港約行十八點鐘之海程，晝夜可達。

在香港留了一天，我便不耐了；因為我受幾天

海程鬧的頭暈目眩，急須跑到陸地來靜息幾天，誰料到（一）我的路費不充裕，（二）香港的喧擾比上海尤甚，成天價轟轟隆隆，無時止息。不要說你的頭腦本來有些發暈，即使你很清靜的頭腦，也能弄的你終日混混，使你只盲然的動手動腳，如同機械一樣。我只留了兩天便趁船去瓊州。當我離香港的晚上，正是夏歷八月十五日，天氣清爽，皓月坐空。回顧香港：滿山燈火，熊熊光耀，奪月色矣，翌晨船啓碇西去，是我去海南最後之一段海程也。據說這段海程很短，晝夜可達；但是颶風時出沒其間，航行者畏之甚於海盜。最近兩星期前遭一次風浪，有三隻商船不知去向；但是我們這次倒風順浪靜。當在船上的時候，與我鄰鋪的一位乘客是海南人，他常來北京天津上海等處游歷，說的一口好國語

他同我談的很有興，並指示我到海口下船時的一切手續，我當時十分感激，沒想到孤寂的途上遇見一位良伴，九月十五日清晨，船行較緩，甲板上的乘客都忙着整束了行篋。企首遠眺，視力之所及處有一行白色的長道，時隱時現，引人注目。約正午，則吾所切望之海南島現於目前矣。

(上篇完)

幾封遺失的信件

鐵

我真欣幸我的眼福不淺。我每每在無意之中，在亂紙堆裏，或道路之旁，能檢到人家丟掉或遺失的信件。我的好奇心很重。每次檢到以後，總把牠好好的黏在一本書上。若是有的信是已經撕破的，我不惜費了光陰，把牠細細的湊合起來。積了幾年，居然一本薄薄的冊子，

已被黏滿。現在把幾封較有興味的發表出來。所有辭句，一仍其舊。未加絲毫增減。

鐵誌

(一) 致穎妹書

(拾得地點及時期——去年七月十五在杭州西湖公園)

最親愛的穎妹：

我總覺得我們應當時時刻刻的形影近隨着。不要有一分一秒的分離。這種心理，在今天臨別的時候，更爲顯著。送了你回來的時候，兀望舟中，神情悵悵。偶然想到的雜誌上，有詞一首：「盈盈一水無行路，恨偏生有個船兒渡。倘有船兒，沒有人搖櫓，牠便要去如何去。」這不管爲我即時心中感想的寫照。但是後來一想，沒有船尚有車。又不禁

自笑其情之癡。

在我們終日相敘的時候，也未嘗感到相敘時的愉快。只是小別數日，你來看我一次，便覺得分外親切，分外甜蜜。當我們小步到洗塵亭畔，並肩坐在綠楊影裏，芳草叢中，感到情深之處，只覺得那風中搖曳的綠樹，顫動的碧葉，蕩漾的池水，和來去自如的游魚，都充滿了活潑潑的生氣，而含着笑意。那帶着花香的輕風，更時時在臉上拂過，髣髴撫摩似的。真使我靈魂中充滿了千般樂意，萬種柔情。穎妹！我真是嘗天下感情最盛的動物。感情能使我愁苦，也祇有感情能使我愉快。你現在已能深深的瞭解了我。我希望你永能把感情慰藉着我！我的親愛的！我真是有了你，纔有我真真的生命。得了你的慰藉，纔有我真真的愉快。

寂靜的潭水，反映着一鈞藏在薄雲裏的新月。

黑沉沉的樹影，和矗立於池中的銅像影，模糊地浸在水底。這種境地，在平時祇足以令我發生悽愴淒涼的情感。但是在昨夜，在這淒壯的夜色之中，聽到你一聲「我永遠愛你永遠這樣待你。」我好似飲了甘露之芳醇。即時所感受的甜蜜的滋味，永永留在我的心底。假如流星相碰而地球以灰，假如大地平沉而虛空破碎，這瞬時的甜蜜，和你細弱的聲浪中所傳去來的情深的句語，是永永不能消滅永遠不能忘懷的！我的親愛的！

固然，我們因了環境的逼迫，社會的成見，不能實現我們理想的夢境，因此我們的精神時時充滿了不快。但是，穎妹！雨後的梨花，更覺得慘淡可愛。烏雲裏透出來的明月，愈顯得晶瑩照澈。不如

意的情愛，愈覺得纏綿排側。我們的夢境，不能實現，又何嘗不是鞏固我們情感的媒介。

我不是達人，我只是癡情人，上面所說的話，不過在十二分煩悶的時候，拿來自已安慰自己，自己欺騙自己罷了。一提到「將來」二字，總不禁愁到心頭。那重重的愁緒，好似蕉葉，一層一層地緊裹着蕉心。即重重愁緒中所含的一種苦味，又好似蓮心被內皮外皮緊緊地圍着，苦味永在蓮心裏，即裏能把一些透到外面。但是，穎妹！這顆蓮心雖苦，祇要碧綠的荷葉，總是隨風向着蓮心，挺直的荷梗，總是充滿了絲絲不斷的長絲，就是蓮心稍苦，亦有何妨呢……

寫到此處，回頭一看案旁的時計，已是十點三刻。我的眼睛，近來不好。（前天已到醫院看過請

勿念）所以不敢多寫。祝

我的穎妹 晚安！ 書於一九二四，七，八晚。

（二）菊芳妹書

（拾得地點及日期——前二年九月在上海西門

外道旁）

菊芳妹：

光陰過的真快！在初夏離別，不覺忽忽地又到了深秋。籬邊的黃菊，被西風吹得浮金點玉。我感謝西風，我又憎惡西風。因為我每次行經花道之旁，淡艷的菊，總是給我以無限愉快的追想，又給我以不盡凄愴的回憶。

上次你的來信，雖是寥寥數語，但是把我的愁悶，驅了不少。你勸我力求愉快，勿尋無謂的煩惱。你即種關懷於我的盛情，我是怎樣地感激。只是

，菊妹！我這天生的性情，又怎樣能一時改變呢？我素來主張萬事聽其自然，不加人力壓制。我又何必要把我多思多慮，愁愁悶悶的生性，違反了自然，而去壓制呢？

快樂的人生，我祇希望於來世。我現在祇有追悔我當年經了幾許挫折，遭了幾許艱難，打破了障礙，一定要讀書識字。十年窗下影，一點案頭心，只增了幾許悲觀的資料！假使我不識字，不讀書，對於人生的道路，未必能看得像現在這樣清楚。——真的看清沒有我自己當然不知道——糊糊塗塗的走着，這是何等的愉快！何等的幸福！

有人說，人生的道路，雖是崎嶇而不平坦。到處蔓延着裏足的荆棘，但是到處亦有如荼如錦的鮮花。我們不應當爲了裏足的荆棘，而便不去欣賞即

鮮花。應當爲了鮮艷的花，而刈除裏足的荆棘，奮勇的向前走着。但是你要知道，像我這樣悲觀的人，就的好花當前，不但不知去欣賞，或者更憎了一番『花落水流紅』和『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的感想。總之，一個人要是糊糊塗塗就是立身荆棘之中，不到足踝上刺的鮮血淋漓，不知苦痛的。假使腦筋清楚一些，遇事仔細的想一想，便覺人生毫無可樂之處。

以後你不要常常能接到我的信！我不是不想你，只是我不喜歡寫信。一拿了筆，便覺得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不知說什麼纔好。你千萬不要怨我不寫信！祝你

安好！！ 媽（一九二三。九，九。）

（三）致軼凡書

(拾得雜點及日期——今夏在女生宿舍字簾中

湘荃：

檢出)

映凡老友：

我們的音信，真太疏隔了。追究其所以然，無非彼此寫信的原理，有點衝突。我和無論誰——除了家嚴——通信，跟着兩條原理。第一，還債主義。第二，放債主義。至於捐款，實在太窮了，不願施行。但是你呢，放債捐款，固不庸說。連債也不得還。也許是你再遵守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理罷？寫則此際，心中充滿了不平之氣，恨不得走到你的面前來和你相罵，還是不寫罷。

一九二五·五·二五。

(四)致湘荃書

拾得地點及日期——去夏在吳江南門街

昨天你來信談到貽貞的事情，好像有說不出的

感慨。其實你又何必這樣！她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人生道路上應有的道程。我覺得沒有什麼奇怪。我們自己的思想，太屬出世，所以看了人家在人生的軌道走的時候，反而覺得不對。這實在是我們的偏見。我亦常常犯這樣的弊端，以後我們應當改去纔好。

因了環境而變遷初衷的，又何止貽貞一人。我常常說她們是可溶 (Soluble) 的物質。祇要外邊的溫度加高，或是壓力加大。沒有不融解的！我們還是永遠做不溶解 (Insoluble) 的氣體罷。雖是在高壓力之下，勉強的可以稍稍溶解。但是溫度愈高，溶解量愈小。我們不要去慨歎別人，我願意我們是永

久不溶解的氣體

夢薇一九二四，四，十六，

(五)致 Barass 書

(拾得地點及日期——今夏在天津老車站)

爲什麼車夫不走慢點？爲什麼火車不開快點？
偏偏叫我所盼望的『誤車』一事，不能實現，這是
我的失望！

拿起筆來，不知從那句說起？不知說那句是好
？ Barass！我沒有話可以寫在紙上，憑我們的靈
感互相了解罷！

拿破崙一九二五，六，七，晚九時，

(六)致景菲書

(拾得地點及日期——九月二十在北京頤

和園)

景菲：

在荒涼蕭條的河畔，慘淡寒冷的月下，我獨自
踱來踱去，向南望着思索你近來的鬱況——此
時也許你又在那裏苦思悶坐——想你那不能解
決的生死問題——菲，何苦如是？我希望你趕
快恢復你那榮觀的態度，或求學問，或求安逸
，或作事，總要不防礙心境的安閑，若木同我
向來受你的責備，你說——『青年消極，就是
青年墮落，你們這些小孩子不宜多思，多思有
害神經，應當學潔漢那樣的天真爛漫——』菲
你這話是一年半之前說的；在這一年半的期間
你的環境如舊，爲何你的思想變得這樣快？你
既沒有受外界的刺激，又不曾得着任何的疾病
，你的心境爲何就有這莫大的變遷？你說——

人生如演劇，無意識的很！不如隱居——或是反
真——死——」菲友，菲姐！你說這話，似乎
已看破人生；不過我從你那看破人生的話裏邊
，窺到你那苦悶的心境，以我現時的見解，我
以為你並沒有看破人生，如果真正看破人生，
你也不會悲觀，厭世，想死——你既已知道人
生如演劇，你就該穿上一套紅衣服，修一個光
滑漂亮的頭顱，跑到台上演一齣熱鬧而有趣的
戲劇；我們現在既是很自由的演員，何苦要扮
那悽慘的角色，演那悲哀的戲劇呢？菲友，我
希望你能真真看透人生是個紙老虎，但是你可
不要把那個紙老虎攪破，你說——你的同學中
有抱「糊塗觀」的，除背課本之外，就念聖經，
她們沒有雜亂的思想，真能享人生的幸福——

南大週刊

一人總是，這山望那山高」，你焉知她們沒有
痛苦呢？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你焉知她們的人
生觀是糊塗的呢？你討厭那些有lover, fiancee,
的人；同時牠們也會討厭你這個隱居抱獨身主
義的人啊？事物全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你
說一部分人是「世俗」，那一部分人，也許說
你是，「病痴」菲友，你不要唱抱獨身主義的
高調，也不要抱定非嫁不可的志願，也不要求
名求利，更不可顯出清高；只要身體安適，精
神快樂，順着環境過你的生活，不管外界怎樣
，你自以為快樂即可，如果你真能海闊天空，
，無往不樂，滬江亦可為天國。菲友，我雖然
說了這莫多的話，仍不能盡達我意，我恨不能
今晚就跑到你的面前，借着你到一個寂靜的地

五十一

方，盡量的談話，把你心境的鬱血取出，使你永久愉快。拜友！再談，

嚴十一月二十二號夜

解約(小說)

嚴

「芳妹，你今天神色與往日不同，你不舒服吧？你爲什麼不多穿點衣服出來呢？」國岑伏在桌上，看着菊芳的臉這樣問，

「你又生了氣吧？」國岑接着又問，

「我也沒病，我也沒生氣……我來請求你的原諒……」菊芳說着已從她那提袋裏取出一個品學兼優的獎章，放在國岑的面前。（半年前國岑拿此獎章作爲訂禮送菊芳，）

國岑聽着這種口氣，看見他取出他的獎章，頭

頂上好像打了一個霹靂，昏的騰騰用兩手抱着頭，伏在桌上，很沈底聲音說，「……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菊芳姑起說，「雖然我們解除婚約，我們的友誼仍舊，希望你不要難過，努力前途，你若難過，豈不是更加增我的罪過嗎？我自己已經後悔！以前不該答應你——再見！」菊芳很嚴厲的說了這幾句話，轉身打開門去了。

國岑昏昏沈沈似乎沒有聽見她這一套話，過了二十分鐘的工夫，他痛不能忍，流下淚來，抬起頭看見那塊獎章，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他立刻又把哭聲收回，恐間壁同學聽見，他惶惶惴惴站起走到牀邊，不管橫豎躺了下去，此時國岑的腦海中翻騰了無數波浪，亂撞撞的也不知想了些什麼，如醉如夢

的驗了兩小時之久，思想纔慢慢的有了頭緒。她想他同菊芳訂婚的那天晚上，兩人並坐在河北公園裏一條長橋上，亮月照着路旁的花枝，映在他們兩人的身上，春夜，亮月，微風，靜而美的境界裏，對愛人在那裏情話，星月似乎却在那裏讚美他們甜蜜的生涯。他告訴她說：「我一切的事業全都要爲你去作，我把我的生命付託給你：」。他想到他對她說這句話時，只覺胸中一翻，趕快掀身吐了一口鮮血！又躺下去，還是不住的回想以前的甜蜜她是怎樣的體貼他，怎樣的安慰他！想想，哭哭，以至到晚六點鐘，他的同房的葉君，回來了，葉君，以爲他是病，忙着請醫生，拿稀飯，忙個不了，葉君，自以爲很聰明，安慰國岑說，「芳妹如果來了，你的病一定是不藥而愈，可恨是晚上，她不能

來校侍奉你！」，國岑聽到芳妹兩字，一把抓住葉君的手，叫聲：「好哥哥！」就又躺下去了，

此時葉君方知他不是病，就坐在牀邊仔細追問，國岑很坦白的把心腹話却告訴葉君。但是葉君是個沒有經驗的青年，又是富家公子的派頭，他對國岑所說的經濟困難，及情場失意的來由，全不能發出同情心，也不會勸慰他，墮子聽雷似的聽了一陣，夾起書往圖書館去了，

國岑請了一星期病假，愁悶，鬱悶，經濟的壓迫；和菊芳同某少爺乘汽車看戲，將要訂婚同出洋的種種消息，使國岑幾乎走入自殘之途。

國岑的朋友黃君聽說國岑失意的消息，對國岑來勸他，「……（上略）……國岑，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我們應作的事業多的很，難道就洗洗

了嗎？……富於情，定苦於情；富於情而能支配情，可成偉人！富於情而受情的支配，恐將墮落！……我友思之……」

國岑讀了這封信，似乎得了解脫的方法，人生的門徑，立刻振作精神，起來寫封回信——

「山君，朋友！」

謝謝你這樣誠懇的忠告！警告！朋友！我當怎樣的感激？怎樣的記得你？朋友！沒有別的話可說，我心銘你的箴言，我努力求自解脫！

人們的心是這樣的！而人們的語言却是那樣，

「世界上究竟是沒有真正的人？誰有純潔的腦？美善的心？心裏怕却是爲己，口裏却說是爲人！解脫一切，專心學問，將來還要作真正的人。」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這問題實在不易解答。

許多哲學家打了幾千年官司，現在依然是懸案未決，不過絕對的答案，恐怕是永遠找不出來，我們總可就時代及環境的狀況和需要，再對個人的個性做定一種相對的目的——自愛，愛羣；能自愛，才能成完人，能愛羣，才能圖生存，謀進化。你一定要問我，「既如此，爲何你要自苦呢？」我可以坦白的回答，第一，是你已說破的，因爲我是富於情的人；第二，是我受經濟的壓迫，還有別的小問題，——朋友！我提到——我心又復碎了！朋友！你放心！我解脫了！我明白了！我希望你時時給我忠告？國岑初秋，」

國岑寫完了信，梳洗梳洗，無精打采的去上課了，
十一月二十三號夜

(一) 暑中雜錄

炯

暑假歸里時由津啓程南下。沿途綠野蒼茫。千里無際。暮陽斜輝。灑照附近籬落。則見村野牧童。驅羊牛緩緩來歸。彼奔走市塵。要寵權貴者。一得勢則喜上眉宇。稍挫則徬徨失意。安不語以平淡天真之樂乎。車愈行愈速。但見兩旁山川風雲。如幻如變。入夜涼氣襲人。旅客以困頓。多入睡鄉矣。

次日下午三時。理應安抵金陵。惟以沿途各站。車多停歇。以至夜十二時左右。始望見南京隔岸燈火。宛延如長蛇。而江風觸蘆荻。挾車聲蕭蕭然。以目的在望。羣客皆起。有整理衣服面容者。有搬移行李什物者。余以神清覺餓。急取食物飽餐。蓋以下車後不能即抵山關旅棧。渡江頗須特故也。

同鄉在寧者。悉余抵此。紛紛邀入城。以事遊息。余以同學隔離有日。亦樂應允。抵下關之次日

晨。雇馬車一乘。挾行李往鼓樓下坡金陵大學。此校爲美人所立。雖教會氣氣味太重。而功課頗認真。以故江淮一帶。入此校者亦頗不乏人。校址居高坡。草木甚豐美。東望紫金山雲氣排走。如行人往來。西南望清涼寺。殿宇樓閣。穩約沼氣間。而獅子山北峙。雨花台南踞。極盡江山之盛。時金陵大學已放假。因得與同鄉等容與遨遊。或散步林泉。或瀏覽書報。或貯茶暢飲。或剖瓜共食。極閑散之樂事也。

無何因事往蘇州。車啓下關車站。回望城垣。如環如帶。城內屋宇高者。露頂城垣上。若遠客將行。送者惜別之矯首遠望之狀。而鐘山特雄昂。肆

至千鱗萬片，雜臥榛莽間。車經數站。達鎮江。附近車站之街市。不繁華。風景亦平平。而憶及前年乘輪經鎮江。由江中之眺及城市。其景乃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此間為焦山金山。彼間為長橋亭榭不信此境為人間有矣。傍晚。車抵蘇州。蘇州城外道路廣闊。旅館林立。雖其營業盛。知遊人之來此多也。吾往者以金陵多水。為立武莫愁等大江而外。復有秦淮。謂他處無可倫此。至蘇始知我所見之慘。蘇城則水繞街市。街市繞水。畫動街船。不盡在虎踞一隅也。

晚眺

海冷

傍晚憑窗眺，平湖十里秋；此心同物化，贏得一湖愁！

稚子知村趣，推舟淺水中；偶然一瞥見，不覺是西東。

偶成

環繞皆蘆葦，秋來白了頭；課餘時日處，斜照映孤舟。

誰道荒村苦，村荒好讀書；偶然出門去，看水也看魚。

寄益清

未敢言相念，愁君旅况孤；秋來人意懶，可有客來無？

應有超人語，看山聽鳥歌；中原何足問，戎馬又干戈！

十四，十月於南下。

秋夜

炯

白日就地沈。月華漸漸起。披襟當戶立。涼散流光裏。流光正徘徊。流螢復東西。迢迢清秋夜。如何多所思。憶與君別者。乃在楚山坡。曲水引洪波。蕭蕭征帆舉。征帆去未返。江上秋已晚。洞庭瀟秋色。念子客行單。

遠眺

江水宛轉流。去去無止息。萋萋秋草寒。遠望情何極。暮雲遮地起。冥冥墮落日。有客塞上遊。垂久無音息。懷念多焦思。歲月復几易。

野遊

南大週刊

偶來秋山裏。便作秋山遊。攀藤附蘿壁。俯視何悠悠。泉滴青崖裏。雲馳翠嶺頭。山河交錯雜。巖壑亦紛糾。涼氣連冀野。風煙接斗牛。蒼茫無限意。盡在碧天頭。

歲暮

隊軒

一杯桑落帶愁斟。浪迹京華歲月深。惟有年年相思苦。無情無緒懶登臨。

憂思耿耿加以病魔相侵。孤衾獨擁。惘然成詠。晨昏無緒。余愁何。遣興無腔信口歌。孤館蕭條一枕夢。誰傳妙語慰蹉跎。

感懷

百年歲月竟如何。浪迹湖山日駸婆。無奈忘憂營酒薄。端為遣興詩篇多。文章愧未驚神鬼。書法

何曾換白鵝。名利由來非所望。江湖一葉荷漁叢。

偶得功名何事苦營圖。句依韻足成二律。做糖糰體。
功名何事苦營圖，一飲千鍾醉傾扶，閒理詩書几
案淨，坐調琴瑟畫屏紆。鬢華斑白悲來日，老眼昏
花倦世途，人世滄桑供俯仰，荷鋤歸臥秋山隅，

世事如棋轉眼無，功名何事苦營圖，一雙芒屨
涉林壑，半掉輕舟泛五湖，山澗醉眠惟皓月，溪流
垂釣亦蓬壺，自從陶令賦歸去，剩得門前柳數株，

四問答

倉

(一)

A：「這是誰說話，更有些意味？」

B：「讓我看一看。」

A：「誰呀？」

B：「K，（先生）」

A：「無味！」

(二)

A：「你看見我那段攻擊K（先生）的文字了嗎？」

？

B：「不會，在那裏？」

A：「w, c,」

(三)

A：「明天B……還要開呢！」

B：「你預備了嗎？」

A：「沒開他！誰管「他」那些個咧！」

(四)

A：「B！到圖書館去嗎？」

B：「幹麼去？」

A：「看口去！」

「秋涼後」的一個辯五

朱秉鏞

在第二十一期週刊「簞」秋涼後裏，有這樣幾句話：「……我亦曾親眼見過那發過幾十號「莫

「買英日貨呀」的傳單組的組長在一個月內新做了一件嗶嘰大褂。不是傳單組組長更不用說了？……

「這位作者逸君，竟把一個「不愛國者」的頭銜無緣無故加到鄙人的頭上來了。在逸君呢？可以藉此把他的文章烘托的很熱鬧，可是鄙人太覺冤枉了；

鄙人何嘗穿過一次嗶嘰大褂！而且在暑假前那些日裏分明穿的是一件破舊羽毛紗的長衫。已經穿了二三年，色全變了，逸君竟認為「一月內新做的

南大週刊

嗶嘰大褂」，鄙人的衣服到覺得很光榮，可是這種「不愛國之尤者」的罵名，鄙人可擔當不起。而且在那風潮澎湃的時候，尋常穿西服或其他英國材料衣服的人，大半全換下來了，暫避避風頭。可是為什麼一個已經出過幾十號傳單的鄙人，反甘冒不諱，特地的新做一件英國材料的衣服，讓大家唾罵呢？再說在那會務忙迫，晝夜加工的月餘中，鄙人即使想做一件亦恐怕還沒有功夫啦！逸君連這些情理全未加顧慮即加入以罵名，未免太已疏率了！

逸君在他這篇文字裏，特別標明他的公律，就是他文裏的立意，是用歸納方法定出來的，要是按歸納法的界說是一先觀察許多實例，然後求出普遍的結論來。」可是這結論之能成立與否，全以那些實例的精確與否為標準。實例一不精確，全篇將為

五十九

之破壞了。若如此來看逸君的文章。實例亦不過僅是關於鄙人的一段，但是鄙人却因為避免罪名，保持名譽起見，又不得不詳細的辯明這一段實例的不精確，以至於使這篇「秋涼後」無以自存，鄙人覺着對逸君十分抱歉的。

白花幾張紙

逸

『日間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朱君得毋犯斯病乎？鄙人秋涼後一文祇言『一個發了幾十號「不買英日貨呀」的傳單組長』。固未指南大滬案後援會而言也。更未指南大滬案後援會傳單組組長朱君而言也。概自滬案發生，國內傳單組之多蓋不可以計。而曾經發數十號「不買英日貨呀」之傳單組長亦不在少數。傳單組既如是之多，組長亦

必有如是之衆。朱君果何所見而必甘自承受鄙人所指之組長銜乎。卽更退一步言，若秋涼後文中所指之傳單組爲南大滬案後援會者，則其所指之組長，亦不能定爲朱君也。蓋當時組長不僅有正副之別，抑亦有第一任及第二任之分。憶第一任正組長爲朱君，副組長爲吳家瑞女士。朱君終日服務，不辭勤勞。旋患病辭去，而吳女士亦因故未克按時辦公。於是更舉鄙君堃厚及王君啓浩繼任。故吾校傳單組長前後實有四人之多，朱君雖爲第一任正組長，然亦不能將其他三組長抹殺也。

朱君駁鄙人文中有云『……而且在那風潮澎湃的時候，尋常穿西服式其他英國材料衣服的人，大半全換了下來，暫避風頭可是……鄙人反甘冒不諱特地……讓大家唾罵呢？……』嗚呼，朱君之言而

果確者，國亡無日矣；吾華人之所以不着英貨衣服者，乃爲『暫避風頭』耶？朱君之所以不購英貨者，乃因不『甘冒不諱』不願受大家唾罵耶？無怪乎吾國人之五分鑽熱度矣。吾人之所以不購英日貨物者，純爲國家經濟着想也。夫此苦力而知之矣。乃不圖曾發數十號『不買英日貨呀！』傳單之組長，其目標乃在『暫避風頭』或不『甘冒不諱』不願受大家唾罵也。嗚呼！吾爲此而又安得不爲中國痛？吾爲此而又安得不爲朱君惜！

秋涼後一文，其立足之地，並不在乎傳單組組長作嘔嘔袍一事，其他較此尤爲重要之證據甚多。即使此事不確，固毋碍於全篇立意。更何況此事乃千真萬確，鄙人獨不願舉其名耳。朱君謂該文經此一番辯別，將無以自存。其然，豈其然耶！

南大週刊

嗟呼！事過境遷，往日景情，直不堪令人回憶。三數月前，狂呼奔走，組織後援會者，非吾輩學生乎？至今不及半載，會已無形消滅，又遑論乎後援？滬上同胞，枉流一場熱血。吾輩青年，空費數月空夫。國家大事，視同兒戲。興之所至，奮然以往。興盡而止，固不論目的之安在也。清夜獨思，爲之心痛。恨不能手持利刃，剗吾輩這一般飯桶青年。嗟呼，悲矣！

廿三夜深

六十一

校聞

學生會總務部啟事

(一) 本季學生會組辦以來，同學向總務部提議者。不乏其人。足徵同學對茲之熱心。今特備建議箱於秀山堂樓上。嗣後對改進學生生活及學校狀況等有所提議者，即請投遞該箱或逕交委員長可也。

(二) 本部存有學生會章程多份。新同學諸君請即於每日午飯後可到敝部索閱。

學生會游藝室添購玩具

學生會所辦之游藝室成立後，異常擁擠，頗形

活潑。茲聞游藝股已得總務部允許，日內即將添購玩具多種，以供同學娛樂云。

商學會

(一) 南開大學商學會宣言

竊維今之世界，一商業世界也。吾國自昔閉關自守，重士輕商，迨與外人通商以來，始知商業為立國之要素，國人無不鼓勇投資，組織商行，而公私立各大學，添設商科，造就人才，以資應用。同人等鑒於外人經營商業，成效甚著，其法既可為吾人他山之助，復能警醒國民自強之機，爰集同志，組織斯會，敦請中外商界名流，經濟專家，聯絡出校同學，服務商業者，研究吾國商場需要，出產品質，顧客心理，商事習慣，水陸運輸，金融變遷，羈其得失利弊，施以補救方法；學理與事實並重，精詳

探討，彙集專刊，供獻國人藉資參考。所冀他日吾華貿易能與歐美列邦提携，俾達商業世界大同之宏願；增進國際平等互助之精神，同人不敏，敢陳所禱；敬告同志。伏候明教。

(二) 南開大學商學會會章

第一章 定名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天津南開大學商學會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條 本會以聯絡同志研究商學共圖商業之發達服務於社會為宗旨

第三章 組織

第三條 本會設正副會長各一人由全體會員公舉之
正會長總理本會一切事務副會長襄助之

第四條 會長得任秘書二人專任本會文牘及記錄事

務

第五條 本會暫設交際調查講演參觀研究實習出版庶務會計九股各股股長由大會公舉之股員由股長舉薦會長委任之

第六條 各股股員人數及事務由總務會分配之

第七條 本會視會務情形之變遷得增減各股但須經大會表決之

第八條 總務會由正副會長及各股股長組織之會議時會長為主席

第九條 總務會討論本會會務及提議決議案交會長執行之

第十條 總務會之辦事細則由總務會自定之

第四章 任期

第十一條 本會職員任期均為一年

第五章 會員

第十二條 凡南開大學在校商科學生皆為本會會員

第十三條 凡南開出校同學得為本會特別會員

第十四條 凡南開退職教職員得為本會特別會員

第十五條 凡商業實業界之中外人士同情於本會者

得請為本會名譽會員

第六章 顧問

第十六條 本校商科教授皆為本會責任顧問

第十七條 本會得聘請校內教授及校外名人為本會

顧問

第七章 會期

第十八條 每月舉行常會一次遇有緊要事項得由會

員十五人以上之提議或經總務會之議決

由會長招集臨時會

第八章 選舉

第十九條 每年春季開學後第一次常會時選舉正副

會長及各股股長但四年級會員不得被選

為會長及各股股長

第九章 會費

第二十條 在校會員每人半年納大洋貳角

第二十一條 特別會員任捐但每人半年至少須納大

洋貳角

第二十二條 名譽會員任捐

第二十三條 責任顧問任捐

第二十四條 特別需款時募集之

第十章 會址

第二十五條 本會會址臨時定之

第十一章 修正

第二十六條 本會會章由會員十五人以上之提議全

體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之通過得修正之

第十二章 施行

第二十七條 本會會章由全體會員通過後施行

商學會成立會

本月二十五日商學會假科學館二一一舉行成立

大會請卞白眉先生講演「我國中央銀行之計畫」鄒

宗彥先生講演 *Dynamic Problem of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到會者頗形踴躍云

金城銀行將在本校分設儲蓄部

金城銀行爲推廣營業起見，擬在本校分設儲蓄

部一處，已經本校允許。該行不日即將來人接洽一

切云。

本大學部本學年學年曆

十四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考試新生

九月二日至四日 舊生報到

十四日至十九日補行上學年第二學期

考試

十八十九兩天新生報到

二十四二十五兩日選課

二十八日舉行本學年第一學期始業式

二十九日上課

十月二日秋節放假一日

十日國慶紀念放假一日

十四日孔子聖誕日放假一日

十七日本校廿一週年紀念放假一日

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起義紀念放假一日

十五年一月一日至三日新年節放假三日

二十八日至二月四日舉行第一學期考

試

二月八日至二十一日寒假

二十二日報到上課

二十三日舉行第二學期始業式

二十四日上課

四月五日至十一日春假

六月十四日夏節放假一天

十五日至二十四日舉行學期考試

二十五日舉行第四次畢業式

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一日暑假

圖書館讀書運動

(二)參考材料搜集法

1. 咸豐十年至民國九年，美國華僑的數目有何變遷？

2. 列舉中國省憲。

3. 試述民國軍制。

4. 巴西的現代總統是誰？

5. 路透社與中央新聞社之成功，及其發展進況。

。

6. 民國十三年世界上死了那幾位名人？

7. 無線電攝影法，及其成績。

8. 玄奘到印度，經過了那些地方？

9. 「東東」「輝輝」「四垂垂」「石差差」何解？

10. 民國十二年日本地震之損失，及其建設之計畫。

右列的問題並不是要一一答出，祇要指出在那

些書內可以查答案的材料就够。所列舉的書越多越好，但須註明頁數，以便查對。

限期——十一月三十號五鐘以前。

獎品——應徵人數須在六人以上，由圖書館記

書運動委員會審查認為成績最優者，

贈與東方雜誌一年。

圖書館鳴謝：

江藤榮吉先生捐贈中央公論，改造各二冊，

周賢頌先生捐贈中國鐵路現勢紀要，鐵路協會

會報拔萃各一冊，

徐謨先生捐贈 Market analysis 一本

徐佩琨先生捐贈 Market analysis 一本

足球競賽

本學期各科足球比賽已於上星期二（廿四日）起

南大週刊

行舉行。據體育課所訂之比賽日程反規章如左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二） 文科與理科

廿五日（星期三） 商科與鑛科

廿七日（星期五） 文科與預科

十二月一日（星期二） 理科與商科

二日（星期三） 鑛科與預科

四日（星期五） 文科與商科

八日（星期二） 理科與鑛科

九日（星期三） 商科與預科

十一日（星期五） 文科與鑛科

十五日（星期二） 理科與預科

時間均定於下午四點起首。

附則：

（一）每一場是三十五分鐘，中間五分鐘休息

六十七

(二) 任何隊在指定之時間十五分鐘內不到場與賽者即以負論。

(三) 預備員，須得公正人之許可，始能替入。

(四) 有抗議者，只各隊之代表或隊長可到體育課聲辯

(五) 場上之規則按照最近一九二五——一九二六的足球規則執行

國樂研究會開首次大會

國樂研究會於上星期五(本月二十日)假秀山堂二

六講室開首次大會內容有音樂皮黃崑曲彈談

公共遊戲及茶點等會員皆盡歡而散查該會原名

中國音樂會後經全體會員通過改爲國樂研究會

此次同學報名入會者約計六十人南大課外組織

當以此會爲最盛云 今將該會職員列左

會長單任鈞 會副李雄飛

文牘吳景祥 庶務王恩東

會計程祥淑

弦樂部幹事周啓源

管樂部幹事單任鈞

本刊啟事一

印字館英文字太少，不敷應用，是後投稿諸君，請少用英文爲盼。

本刊啟事二

本期排印英文，錯誤甚多，尙祈作者原諒。